

Love of life & Call of the wild

五分钟之后，他全身的重量都已经压在了狼的身上。他的手劲虽然不足以把它拍死，但是他的脸紧紧地压着它的喉咙，嘴里满是狼毛。半个小时之后，他感到一股暖暖的液体慢慢地流进喉咙。这东西并不好吃，就像强灌进胃里的铅液，凭意志才能强灌下去。接着，他翻了一个身，仰面睡着了。



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 著

马晓佳 译

——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Love of life · Call of the wild

1712.44/26=3



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

〔美〕杰克·伦敦著

李理译

——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 (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马晓佳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53-0642-1

I. 热… II. ①杰…②马…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2084 号

Love of life & Call of the wild by Jack London of America

China Youth Press is publishing this edition, due to its public domain status.

The editorial recreation copyright including deletion, addition, modific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Youth Press

热爱生命·野性的呼唤：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作 者：[美] 杰克·伦敦

译 者：马晓佳

责任编辑：菲尼克斯

美术编辑：张 建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65516873/65518035

网 址：www.cyb.com.cn www.diyijie.com

制 作：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1/32

字 数：100 千字

印 张：6.5

书 号：ISBN 978-7-5153-0642-1

定 价：19.80 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
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
版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协
助举报，经查实将给予举
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3

010-65518035

目 录

CONTENTS

- 
- 热爱生命 / 005
- 野性的呼唤 / 027
- 第 1 章 从文明到荒野 / 028
- 第 2 章 木棍与牙齿的法则 / 039
- 第 3 章 原始兽性的主宰 / 048
- 第 4 章 赢得霸主地位 / 061
- 第 5 章 雪地轭下的试炼 / 070
- 第 6 章 因为对一个人的爱 / 084
- 第 7 章 回响的呼唤 / 097

热爱生命



它正在用最后一点力气把牙齿塞进它等待很久的东西里面。可是他也等了很久了。那只被咬破了的手抓住了狼的牙床。于是，慢慢地，慢慢地，它在无力地挣扎，他的手在无力地掐，同时另一只手慢慢地摸过来，慢慢地抓住，五分钟之后，他全身的重量都已经压在了它的身上。他的手劲虽然不足以把它掐死，但是他的脸紧紧地压着它的喉咙，嘴里满是狼毛。半个小时之后，他感到一小股暖暖的液体慢慢地流进喉咙。这东西并不好吃，就像强灌进胃里的铅液，凭意志才能强灌下去。接着，他翻了一个身，仰面睡着了。

他们两个费力地沿着河岸向下游走，跌跌撞撞。一次，走在前面的那个还在乱石里滑了一跤，身体猛摇，差点儿摔倒。他们又累又乏，长期忍受的苦难在他们脸上刻出一副愁眉苦脸的表情。他们肩上绑着沉重的包袱，外面包着毯子。勒在额头上的皮带总算还有些用处，帮忙吊住了包袱。两人手里各拿着一支来复枪。他们走着，弯着腰，眼睛向下弯，盯着地面，头伸在肩膀前面，肩膀在身体前面。

“我们藏在坑里的那些子弹，现在身边只要有个两三发就够了。”走在后面的那个人说，他的声调干巴巴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他冷冷地说，前面的那个一个字也没回答，只顾一瘸一拐地走进浑浊的小河里；河水漫过岩石，打起一片泡沫。

另一个紧跟着他，两个人都没有脱鞋。河水冰冷刺骨，冻得脚腕生疼，双脚渐渐麻木。走到河水没膝的地方，两个人都被水流打得摇摇晃晃，几乎站不稳。后面的那个踩在一块儿光滑的圆石头上滑了一下。他差点儿摔进水里，费力挣扎着站稳。他痛苦地尖叫起来。他看起来好像有点儿头昏眼花，一面摇晃，一面伸出一只空手乱挥，好像要扶住空气。站稳了，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又滑了一下，又几乎摔倒。然后，他就站在那里不动了，望着前面的人，他一直没有回头。他一动不动，足足站了一分钟，好像在

心里跟自己较劲一样。然后，他叫了起来：“喂，比尔，我脚扭了！”

比尔继续在浑浊的河水里走，依旧一摇一晃的。他没有回头。后面的人望着他这样走着，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但是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神色，像一头受伤的鹿一样的神色。

前面那个人一瘸一拐地登上了对面的河岸，没有回头，只顾向前走；河里的人睁大眼睛望着他，嘴唇微抖，所以他嘴上那一把乱糟糟的胡子明显也在抖；他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下意识地。“比尔！”他大叫。

这是一个坚强的人绝望时的叫声。比尔没有回头。他干瞅着他离开，望着他一瘸一拐地走着，古里古怪的，跌跌撞撞的，摇摇晃晃的，他走上了一片不算太陡的斜坡，向矮矮的山头上不非常明亮的天际走去。他一直看着他跨过了山头，消失了背影。于是，他回转目光，慢慢环视比尔走后留给他的整个世界。

太阳紧靠着地平线，很不明朗，透过无形的浓雾和蒸气，像一团就快熄灭的火球，仿佛一团黏糊糊的东西，但是没有轮廓，很模糊。他单腿立着休息，掏出怀表，现在是四点钟。他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甚至不知道今天是一年中的哪个星期，或者哪两个星期。但是他知道现在是七月底或八月初，他还知道，现在太阳的大概方向是西北。他看了看南面，知道那些荒凉的小山后面的某个地方是大熊湖，但是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而且，他还知道在小山的那个方向，北极圈穿过加拿大冻土带，抗拒人的进入。他所站的地方是一条支流，将汇入铜矿河然后向北，流向加冕湾，流进北冰洋。他从来没去过那里，但是他曾经在哈德森湾公司的地图上看到过一次。

他又环顾了一圈这个世界。这是一片叫人看了不得不陷入沮丧的景象，四望入眼的都是模糊不清的天际线。低低的小山，没有树，没有灌木，没有草，

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片空旷可怕的荒凉地。他的眼睛第一次迅速涨满恐惧。

“比尔！”他低声重复着，一次又一次，“比尔！”

他在浑浊的河水中央抖索着，似乎周围的空旷正用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压迫着他，用它自鸣得意的威严摧残着他。他像突发疟疾一样抖了起来，枪从手里掉进了水里，哗啦一声。这一声让他醒过神来。他和恐惧战斗着，鼓起勇气；他在水里摸了一通，找到了丢失的武器。他把左肩上的包袱又向左挪了挪，让扭伤的脚腕减轻一点儿负担。然后，他缓缓地、小心翼翼地 toward 河岸走去，每一步都疼得抽缩一下。

他一步也没有停，在发疯似的绝望中向前跌撞，忍住疼痛匆匆爬上斜坡，他拼命地走着，走向他的伙伴背影消失的山头。比起那个一瘸一拐的古怪伙伴来，他的样子显得更加怪异好笑。终于到了山头；但是他只看见一片浅浅的山谷，毫无生命迹象，连草都没有。他又和恐惧战斗并征服了它。他把包袱又往左挪了挪，一瘸一拐地走下了山坡。

谷底湿湿的，黏黏的，浓厚的苔藓像海绵一样布满谷底。每走一步，水都从脚底下溅射出来，他每次提脚，潮湿的苔藓总是吸住它，不肯放开，发出一般泥地吸住脚不肯放开时的声音。他挑着好路向前走，从一块湿地走到另一块湿地；他顺着比尔的脚印走过一堆堆的岩石，它们就像这片苔藓大海里升起的座座孤岛。

虽然是一个人，他却没有迷失方向。他知道，再往前走，就会有一个小湖，湖边有很多枯死的小枞树和小云杉，当地土语把它叫做“提青尼其利”，意思是“小棍之地”；而且，那里还有一条小溪通到湖里，溪水不是那么浑浊。

他记得很清楚，溪岸边有灯心草，但是没有树。他会逆着这条小溪一直走到它尽头的分水处。分水处另一侧便是另一条支流的发端，它向西流，

他可以顺着水流走到它倾入戴斯河的地方。在那里，他会在一条倒扣的独木船下面找到一个小坑，坑里填满了石头，石头下面有他那支空枪需要的弹药，还有钓钩、钓线和一张小网——诱捕和猎杀食物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他还会找到一些面粉，虽然并不多，而且还会有一块咸猪肉和一些豆子。

比尔会在那里等他的；他们会沿着戴斯河顺流向南划到大熊湖；然后，他们会继续向南，横穿大熊湖，一直划到麦肯齐河；到了那里，他们还要继续向南走：那样，冬天就怎么也赶不上他们了。让激流结冰吧，让天气变得更冷些吧，他们会向南走，一直走，可能会走到哈德森湾公司的某个站，暖暖和和的，那里的树木长得高大茂盛，吃的东西也多得不得了。

他努力挣扎着往前走的时候，满脑子就是这样想的。他苦苦地逼迫着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在苦苦地绞着脑汁，他尽力去想比尔并没有抛弃他，尽力去想比尔一定是在藏东西的地方等着他呢。

他必须这样想，不然，他这样拼命还有什么用？他宁可选择躺下死掉算了。当那团昏暗的太阳球慢慢向西北方向沉下去的时候，他一直在思考比尔和他向南逃的每一寸路，赶在冬天追上他们之前。他想了很多次。他反反复复地想着坑里和哈德森湾公司分站上的食物。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至于上一次吃饱是什么时候，那就远不止两天了，具体多长时间他也不记得了。

他常常弯下腰，摘几颗沼泽湿地上的那种灰白色的浆果，放进嘴里嚼一嚼，然后咽下去。这种浆果有一粒种子，小小的，外面包着一点儿浆水；一进嘴，浆水就不见了，种子又辣又苦。他知道这种浆果并没有什么养分，但是他不顾道理，不顾教训，抱着希望，耐心地嚼。

1 Dease，发音和字形均类似 death，“死亡”之意。美国从东向西流的河很少，此处向西流，指该河逆天而生，但是它注入的仍然是“死”河。

九点钟的时候，他在石头上绊了一下，极度的疲倦和衰弱使他摇晃就一头栽了下去。他侧着身子，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然后，他从捆包袱的皮带里脱出身来，笨拙地把自己勉强拉成了坐姿。这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借着流连不去的微光，在乱石里摸索，想收集一点儿干苔藓。

后来，他收集了一堆，就点起了一堆火，火堆闷烧着，冒着黑色的烟。他放了一个铁皮罐子在上面烧水。

他打开包袱，第一件事就是数他的火柴。一共67根。为了确保精确，他数了三遍。他把它们分成三份，用油纸包起来，一份放在他的空烟草袋里，一份放在破帽子的帽圈里，最后一份放在衬衫贴胸的里侧。

做完之后，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慌乱，于是又把油纸包全部拿出来重新打开，再次数了一遍。还是67根。

他在火上烘烤着潮湿的鞋袜。破烂的鹿皮鞋已经湿透了，毡袜磨出好几个洞，两只脚刺痛、湿冷，都在流血。脚腕肿得厉害，随着脉搏的起伏阵阵刺痛，他检查了一下，发现已经肿得和膝盖差不多粗了。他有两条毯子，从其中一条上撕下来一个长布条，把脚腕捆紧。然后又撕下几条，裹在脚上，代替毡袜和鹿皮鞋。然后，他喝了那罐热气腾腾的水，上好表的发条，爬进两条毯子中去了。

他睡得像死人一样。午夜短暂的黑暗来了又去。太阳从东北方向升了起来；虽然太阳被灰色的云罩住，但是至少也得说那个方向出现了曙光。

六点钟的时候，他醒了过来，静静地仰面躺着。他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知道自己饿了。他撑住胳膊肘正想翻身，一种很大的呼噜噜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他看见一只公驯鹿正用好奇而机警的眼神望着他，离他最多五十英尺。他脑子里立刻出现了鹿肉排在火上烤得滋滋响的情景，还想到

了它的滋味。他下意识地抓起枪，瞄准，扣扳机。公鹿哼了一声，跳开了，蹄子蹬过岩石的时候，得得作响。

他骂了一阵，扔飞了那支空枪。他一边拖着身体站起来，一边痛得大叫。这是一件相当缓慢且费力的事情。他的关节都像生了锈的铰链，骨臼里摩擦很大，动作迟钝，一屈一伸都得咬紧牙才行。

最后，两条腿总算站住了，但他又花了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才挺起腰，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笔直地站着。他爬上一个小山丘，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这里既没有树木，也没有灌木，什么都没有，满眼尽是一望无际的灰蒙蒙的苔藓，点缀着灰蒙蒙的岩石，还有几片灰蒙蒙的小水坑。天也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连太阳的影子也没有。他不知道哪里是北，也忘记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了。不过他并没有迷失方向，这他是知道的。他知道，他很快就能走到“小棍之地”去；他觉得它就在左边的什么地方，而且不远，也许翻过下一个小山头就到了。

于是他回到原地，准备打好包袱，然后起程。他摸了摸，确认那三包分别放开的火柴还在，但是他没有重新再数。不过他还是犹豫了一下，不停地和自己争辩，关于一个胖胖的鹿皮袋。这个皮袋让他发愁：袋子并不大，他两只手就可以完全遮住；但是他知道它有15磅重，相当于包袱里其他东西的总和。终于，他把皮袋放在一边，开始打包。可是，打了一会儿，他停下手，盯着鹿皮袋，突然一下子把它抓在手里，用一种不信任的眼光看着周围，仿佛这片荒野要把它抢走似的；等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开始这一天的旅程的时候，这个皮袋已经包在他背后的包袱里了。

他向左走，不时停下来吃湿地上的浆果。扭伤的脚腕已经僵直了，他看起来比以前更跛了，但是，比起肚子痛苦，脚疼还算不上什么。饥

饿尖利地袭击着他，伴着一阵阵剧痛，就像在啃噬他，使他分神，不能集中精力寻找通往“小棍之地”的路。湿地上的浆果非但没有减轻这种剧痛，每吃一口，刺激性的苦辣味反而使他的舌头和口腔上膛火辣辣地酸痛。

他来到一个山谷，雪鸡在岩石上和湿地上呼呼地拍着翅膀飞起来，发出“咯儿、咯儿”的叫声。他用石头投它们，但是打不中。他把包袱放在一边，像猫走近麻雀一样悄悄地爬向它们。

锋利的岩石割过他的裤子，膝盖流出的血在地上留下一道血迹；但是，这种痛苦被饥饿的剧痛掩盖住了。他在潮湿的苔藓上爬着，衣服湿透，浑身凉透；可是他一心渴望着那食物，没有感觉到这些。

那一群雪鸡一直在他眼前飞来飞去，呼呼乱转，到后来，它们那种“咯儿、咯儿”的叫声听起来成了对他的嘲笑；于是他开始咒骂它们，学它们叫，向它们大叫。有一次，他爬到了一只雪鸡旁边。它一定是睡着了，他也一直没有看见它，直到它从石脊儿的窝里冲出来，几乎撞到他的脸。他像那只飞起来的雪鸡一样慌乱，急忙抓了一把，但只抓到尾巴上的三根羽毛。当他望着它飞走的时候，他打心底里恨透了它，好像它做了一件极其对不起他的事。后来他回到原地，背起了自己的包袱。

这一天慢慢地熬着，他走进了另外一个山谷，或者说另外一片湿地，这个地方的野物比较多。一群驯鹿从他面前走了过去，有二十几头，都在来复枪的射程以内。他心里有一种追赶它们的热切，而且坚信自己一定能追上。一只黑狐狸朝他走了过来，嘴里叼着一只雪鸡。他大喝一声，这是一声可怕的大叫，那只狐狸吓了一跳，跑掉了，可是没丢下雪鸡。

傍晚快到了，他沿着一条小溪走着，溪水从稀疏的灯心草丛里流过，很浑浊，含石灰所以呈乳白色。他紧紧地抓住一棵灯心草的根，拔出一根

嫩洋葱芽样的东西，像木瓦上的钉子那么小。这东西很嫩，一口咬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起来似乎味道不错，但是它的纤维很结实。这种东西就是吸满了水的纤维丝，跟浆果一样，丝毫没有养分。他丢下包袱，爬到灯心草丛里，像牛一样大嚼起来。

他非常累，总希望能歇一下，躺下来睡会儿觉；可是他不得不继续往前挣扎。不过，与其说他急着赶往“小棍之地”，倒不如说是饥饿在追赶着他。

他想在小水坑里找几只青蛙，或者用指甲挖挖泥土找几条蚯蚓，虽然他自己也知道，在这么偏远的北方，是既没有青蛙也没有蚯蚓的。

他看遍了所有的水坑，但都一无所获，最后，长长的暮色袭来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水坑里有一条孤单的小鱼，像鲦鱼（一种极小的鱼）一样大。他把胳膊伸下去，水一直没过肩，但它逃开了。于是他用双手去捉，把池底的乳白色泥浆全搅了起来。就在这紧张的关头，他栽进了水坑里，腰都湿透了。现在水太浑了，看不清鱼到底在哪里，他不得不等着，等泥浆沉淀下去。

他又捉了起来，直到水又搅浑了。可是他等不及了，于是解下身上的铁皮罐子，想把坑里的水淘干；起初，他发狂似地舀，水溅到身上，可是，因为泼出去的水离水坑太近，水又流回坑里。于是，虽然他的心跳得厉害，手也发抖，他还是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小心地舀。

半小时后，坑里的水差不多舀光了，剩下不到一杯的水量了。可是，鱼并不在那里；这时他才发现，原来坑底的石头中间有一条暗缝，那条鱼已经从那条缝钻到旁边的水坑里去了，那个坑更大，他一天一夜也舀不完。

如果早知道有这么一个缝，一开始他就该用石头把它堵上，那条鱼就是他的了。他这样想着，心都碎了，一下瘫倒在湿冷的地上。

一开始，他只是轻轻地哭，过了一会儿，他就对着把他团团围住的无情的荒野号啕大哭起来，他干哭了很久，没有眼泪，身体抽动。

他点起一堆火，喝了几罐热水暖暖和身子，并且昨天晚上一样在一块岩石上扎营。最后，他检查了一下火柴是不是干燥，上好发条。

毯子又湿又冷又黏，脚腕随着脉搏阵痛。可是，他只有饿的感觉，在不安的梦里，他看到一桌桌酒席和一次次宴会，还有各种各样可以想象到的食物，摆在桌上，供人享用。醒来时他觉得冷，不太舒服。没有太阳，大地和天空的灰色比昨天更加深厚。一阵刺骨的寒风刮起来，初雪正在铺白山顶。周围的空气越来越厚，越来越白，他升起火，又烧了一罐开水。

一半是雨，一半是雪，雪片又大又湿。起初，雪一落到地上就化了，但后来越下越多，铺满了地面，淋熄了火，糟蹋了他那些点火用的干苔藓。

这是一个信号，他必须走了。他背起包袱，一瘸一拐地上路，至于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他顾及不到“小棍之地”了，也顾及不到比尔和戴斯河边那条翻过来的独木舟下面的小坑了，“吃”这个动词完全攫住了他。他饿疯了。他根本不管走的是什么路，只要能走出这片沼泽谷底就行了。他在湿雪里摸索着前进，摸索着湿漉漉的浆果，一面连根拔着灯心草，一面摸索着前进。不过，灯心草既没有味道，也不能填饱肚子。

后来他发现一种酸味的野草，他一口气把能找到的都吃了下去，但是找到的并不多，因为这是一种蔓生植物，几寸深的雪就能把它埋起来，找不到。那天晚上他既没有火，也没有热水，他就蜷缩在毯子下面，饿醒了几次。雪变成了冻雨，半夜醒的好多次，感觉到雨落在自己仰着的脸上。天亮了，又是灰蒙蒙的一天，没有太阳。雨已经停了。强烈的饥饿感已经消失了。感觉，对食物渴望的感觉，已经枯竭了。他只是觉得胃里有些钝痛，

很重，但并不能影响他。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他又全心全意地想着“小棍之地”和戴斯河边的小坑了。

他把之前撕过的那条毯子全部扯成了一条一条的，裹好那双流血脚，又把受伤的脚腕重新捆紧，准备这一天的旅程。收拾包袱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长时间盯着那个胖胖的鹿皮袋，但最后还是把它带上了。

雪已经被雨水淋化了，只有山头还戴白。太阳出来了，他总算能使用罗盘了，但是，他知道现在自己已经迷路了。在前两天的漫游中，也许他走得太偏左了。为了纠正可能的偏差，走向正途，他开始向右走。

现在，虽然饥饿的撞击已经不再那么激烈，他却感到非常虚弱。在攻击浆果和灯心草丛的时候，他常常被迫停下休息一下。他觉得舌头很干，很大，就像上面长了一丛厚厚的毛，嘴里发苦。心脏也给他添了很多麻烦，每走几分钟，它就会无情地“怦怦”地跳一阵，然后变成一种忽高忽低的跳动，不稳定，很痛苦，他喘不上气来，只觉得头昏眼花。

中午的时候，他在一个大水坑里发现了两条小小的鲦鱼。舀干坑里的水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他比昨天冷静了一些，于是设法用铁皮罐子把它们捉住。它们只有他的小手指那么长，但是他并不是特别饿。胃越来越迟钝，胃里的隐痛也不怎么感觉得到了。他的胃像睡着了似的。他小心费力地嚼着，把鱼生着吃了下去。吃东西的行为已经纯粹是出于理智了。虽然没有食欲，但是他知道为了活命必须吃。黄昏的时候，他又捉到了三条小鲦鱼，吃掉了两条，留了一条作为第二天的早餐。太阳已经晒干了满布的片片苔藓，他又能烧热水暖暖和和了。这一天，他走了不到十英里的路；第二天，只要心脏还行，他就往前走，但是只走了五英里。但是胃却没有让他觉得一丁点儿不舒服。它睡着了。

现在，他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驯鹿越来越多，狼也多了起来，荒野里常常传来狼嚎，有一次他还看到三只狼在他面前走过。

又过了一夜。因为早晨头脑比较清醒，他解开系着胖鹿皮袋的皮绳，从敞开的袋嘴流出一股黄灿灿的粗金沙和金粒。他把这些金子分成大致相等的两堆儿，一堆儿包在一小块儿毯子里，在一处高耸的岩石下藏好，另一份装回袋子。然后，他又从剩下的那条毯子上撕下来几条裹脚。他仍然舍不得他的枪，因为戴斯河边的坑里有弹药。

今天多雾，饿的感觉在他体内又苏醒了。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晕得一阵一阵地看不见。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打滑和摔跤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有一次他绊了一跤，正好摔到一个雪鸡窝里，里面有四只刚出世的小雪鸡，孵出来才刚刚一天；可是，那些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只够吃一口的；他一口塞进去，把活活的它们塞到嘴里，像咬蛋壳似的嚼起来，母鸡在周围大嚷大叫、扑来扑去。他把枪当成木棍去打它，但它躲开了，他够不着。他扔了很多石头打它，碰巧有一颗打坏了它的翅膀。它扑棱一下开始逃，拖着受伤的翅膀，他在后面追。

那几只小鸡只磨利了他的食欲，他拖着一只受伤脚，一瘸一拐、跌跌撞撞地追，一会儿大叫着扔石头，一会儿只是一瘸一拐、不声不响地追，摔倒了就耐心地爬起来，咬着牙，在晕得快昏过去的时候用手猛揉一下眼睛。

这么一追，他竟然穿过了谷底的沼泽湿地，在潮湿的苔藓上发现了一些脚印。这些脚印不是他自己的，他看得出来。这一定是比尔的。不过他不能停，因为母雪鸡还在往前跑，他得先把它捉住再说，回头再回来看。

母鸡被追得精疲力尽，不过他也追得筋疲力尽了。它侧倒在地上喘个不停，他也侧着身体倒在地上喘个不停，只隔着十几英尺的距离，但是他